

夜行记

刘鹏凯

飞机一落地,懒懒散散的雪就迎面扑来。说起来,我差不多有十年光景没亲近过雪了。憋了两个多小时,让俺先抽口烟再说。我点了一根烟,装腔作势地打量着2010年大年三十下午的灰蒙蒙的咸阳。

如果说祖国的地图像一张肥硕的老羊皮,那整个西北就是一只羊后腿,陕西就是羊后腿的关节,如果到了羊蹄子,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了。以前有人形容祖国的地图像只大公鸡,我一直觉得不好,公鸡再大也是只鸡,没有老羊皮那么沧桑,那么筋道,那么耐磨。老羊皮多好,覆盖着祖国的山川河流,沉甸甸之外,还暖融融的,很有一股子张力。

我父母是1958年去支边的,不用掐指算,都快40年了。自从他们1997年回了安徽老家,我几乎再没踏足过这片寂寥的土地。父母在哪里,故乡就在哪里,从小到大我一直就这么觉得。我在珠海的时候,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?我说是安徽人,有人死活不相信。我在没有任何办法让他相信的情况下,一般会说:我哪里人都不是,我是二转子。他干瞪一双驴眼不明白什么意思,我便说:意思就是我是杂种!他们见我这样说,于是不吭声了,像一头被阉割的猪,开始拱食吃。我一直搞不清楚,这些人的脑袋是不是被屎糊住了?哪里人很重要吗?我总不会说我是德国人、法国人吧!对待这样的人,我大多数采取这样的态度:我就逗你急,最好急死你!

好多年没来过西北了,这次乘着二哥还没离开,我和老婆匆忙赶过来,就是为了再好好啃一下那根羊蹄子。人生其实就是给自己留个味儿,以后有闲暇了慢慢再回味。

二哥和二嫂特意开车赶来接机,二哥说:“赶快走,不然大雪就要封山了!”二话不说,上车走人。渐渐地,咸阳就不见了。还有什么地方不见了,可惜我不知道哪些地方。

出了陕西,进了甘肃,天快擦黑时,老远就看见了那座被人吹高的六盘山。看是看见了,可跑了好长时间就是到不了跟前。雪越下越大,在车

灯里狂乱地舞动着,像抽了风似的。

车在光明和黑暗中不停地穿梭着,等我一觉醒来,我们终于钻进了隧道。二哥说:“过了隧道就不远了。”

出了隧道没过多久,在一个拐弯处,一辆来自江西的油罐车翻进了沟里,车屁股却横在马路中间,导致许多大货车拥挤在马路的两侧,散步一样行驶着,有一些干脆停滞不前,司机或许等得无聊,下车放起了鞭炮。

真有意思,大年三十晚上,我以为全国人民都会躲在家里,吃吃喝喝,说说笑笑,像我们这样往家赶的人估计少之又少。没想到,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出来拉货,向南的,往北的。正应验了那句唱词:北风那个吹,雪花那个飘……

川流不息的大货车让我不由得感叹:挣钱是为了大年三十,大年三十是为了生活!

在这段坡路上,所有南来北往的车几乎僵持了三个小时,才开始慢慢启动,路面上结了冰,很滑,雪落到冰面上,更滑。我们的车一直在原地打转,似乎出现了走两步退三步的意思,我急忙下来推车,脚还没站稳,人就失去了控制,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,摔得我两眼直冒金星,半天都没缓过神来。都说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,可是我现在爬都爬不起来,哪里还顾得上照亮前程?

后来在当地人的帮助下,小车终于爬出了这段冰雪交融的上坡路。上得坡来,大雪白茫茫一片。二哥说:“订好的酒席已经凉了,等回去了,我给你煮羊蹄子啃,香,特别香,我都闻到了。今年的大年三十过得很有意义,有这么多、这么大的雪花夹道欢迎我们,这是你在南方见不到的。”说着话,一脚油门,车便钻进了无限苍茫、充满动感的雪夜里。马上就要临近新年了,这时的马路上,居然看不到一辆南来北往的车。我知道,他们终于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。

向西,向西,再向西,我忽然看见,在雪夜的最深处,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火。我知道,落满雪花的那个地方就是羊蹄子。



泊 余平 摄

如梦

严爱梅

我醒着,闭着眼睛“看”无数的往事像一朵朵白云,在黑暗的夜空中飘着,它们从遥远的年月中飘过来,我抚摸着往事中的自己,抚摸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希望和失望、幸福与悔恨。我发现时间是多么高明的医生,它修复了失望与悔恨,把它们变成了光阴透过希望与幸福投下的影子,如今,它们虽然是灰暗的,但不再沉重,它们成了希望与幸福的阴影部分,和希望与幸福成为一体。没有它们,呈现在我眼前的过往年月中的希望与幸福,那一朵朵飘在黑暗夜空的洁白的云,就不会那么动人心魄。就这样,一次次,我在心里把这一生中走过的路再走一遍,把爱过的人再爱一遍,把温暖和感恩放进过往的年月里,等着睡神到来,好把它们带进我的梦乡。

我从来都不是睡神的手,因为没有一次我是醒着被它领走,进入我的梦乡,它的王国。

梦是人的另一个故乡。我们身不由己一次又一次回去的地方。每一个昨天是今天的梦乡,每一个今天是明天的梦乡,每一个明天是另一个明天的梦乡。我们活着的每一天,都是在为自己编织着一个梦,每一天的梦串起来成为一个更大的梦。这个梦很长很长,它从前世的前世,到今生,再到来世,以及来世的来世,循环往复。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梦里醒来又睡去,睡去再醒来,每一个人把别人做进自己的梦里,也把自己做进别人的梦里。做梦的时候,以为自己醒着,醒着的时候以为自己在做梦。

自从明白了这个道理,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,急着送走每一个昨天,又匆匆忙忙把今天度过,甚至明天的太阳还没有出来时,就已提前透支了属于明天的阳光。人在年轻时候多半是个傻子,不懂得“人生如梦”这句话的深意,更不懂得做梦的乐趣。总是跟自己过不去,梦里梦外凡事都那么较真,还容易动火,怒气上头,结果,把好好的一个梦弄碎。年轻的时候不知道,梦碎的感觉和心碎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,都是需要靠经久的时间和年月才能修补好。当梦修好了,心也就不痛了。但这样,就浪费了许多时间和年月去修梦,少了许多做梦的时间,少做了许多梦。年轻时如果明白这个道理,就不会那么傻了,傻到总那么自以为是,急急慌慌,连梦都不好做。

“萝卜炖牛排汤里要不要放几颗花椒?”老公在厨房扯着嗓子问我,我知道这不是在做梦。窗外阳光金灿灿的,一条波光粼粼的长江横在窗前,一只只过往的货船由远而近,由近及远,开往自己的码头,江南有高楼耸立,绿杨如雾……

这分明是又一场梦。

童年的刀疤

韩玉霞

晚饭后,我和孙女小丸子又躺在床上,又给她讲奶奶小时候的故事,她很爱听,听得很认真。我让她看我左手无名指上的刀疤,那是小时候挖野菜割伤的。

那时哥哥还在二十连上中学,我可能是小学高年级。一天中午,我和哥哥放学后,趁着吃午饭前先去打猪菜,因为家里养的一头猪,今天没有吃的了。

我和哥哥来到连队南面的小河边割猪菜,蒿子、灰灰菜、牛舌头棵、车轱辘菜(学名车前草)、刺菜等等,都是可以喂猪的。

已是秋天,河水很浅,清澈见底。夏天的小河可没有这么浅,而是水量丰沛,流速很快,貌似平缓的河面下,肉眼可见暗涌的漩涡。雨后的小河,河水尤其浑浊,夏天根本看不到河底。

河岸有点陡,岸边的土也很松软,还有人家割过蒿子、小叶张、芦苇等等留下的草茬子,很容易绊脚或扎脚。我俩在河岸边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一边随手割着猪菜,装到麻袋里。

正午的阳光照在小河上,波光粼粼。透过浅浅的河水,可以看见河底

浅黄色的细沙。往河水中定睛一看,居然看到有一排一排的小鱼,随着河水,向东游去,我兴奋地大喊大叫,手舞足蹈,哥哥随着我的叫喊,也看到了河里的小鱼,但是他没有我那么兴奋,因为他经常和同伴去河边玩水、钓鱼,没觉有什么新鲜的。

我一边割菜一边看鱼,不断地大呼小叫。突然,我一不小心,镰刀割到了左手无名指,靠近小拇指的一侧,刀口很深,掀起一块肉,鲜血直流。那天我拿的镰刀,是家里干活最轻便、顺手,也最锋利的一把镰刀,所以它很顺利地把我的手指割得很深。

刀口很深,流血很多,我又疼又惊吓,但没有哭。哥哥看了,一脸愁容。他镇定地立刻从兜里搜出一张作业纸,折成长条状,紧紧地缠在伤口上,希望能止住血。然后我俩马上返回连里,先来到卫生所,顾泉林医生给我消炎、包扎,处理了伤口。

我手指缠着纱布,哥哥护送我回家。我疼得没有吃饭,哥哥下午上学去了。我趴在炕上,伤口一跳一跳,钻心地疼。这个伤口的疼,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最是刻骨铭心。哥哥心疼我的那个表情,我也终身难忘。

如今,五十年过去了,手上的伤疤还是那么清晰,但哥哥已经不在。每当我看到这个伤疤,就会想起哥哥。那个秋天的中午,浅浅的河水下面,那一排一排的小鱼,还有哥哥给我包扎手指时的小心翼翼,那满眼满脸的心疼,一直在我记忆里,鲜活如初。

